

因水而生，依水而兴。在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三峡集团的历史使命由“建设三峡、开发长江”向“管理三峡、保护长江”转变，前者是用水，后者是护水。几年来，保护成效如何？本报记者近日随团奔赴重庆、宜昌、岳阳、九江、芜湖、武汉等地，实地探访三峡集团的治水成效。

三峡集团：

在共抓长江大保护中勇当主力军

本报记者 杨子岩



上图：江西省九江市双溪公园一瞥。昔日的荒芜脏乱之地经过整治成为生态公园综合体，上覆景观公园，下“隐”污水处理厂。三峡集团供图

沿江城市的“水管家”

走进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朱家桥污水处理厂，记者不自觉地会被屋顶铺满的光伏板所吸引。

“污水处理厂用电成本比较高，我们利用自身优势，在污水处理厂上方空间及建筑物屋顶分布光伏板，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看出记者的惊讶，三峡集团所属长江环保集团安徽区域公司执行总经理黄荣敏解释。

这是三峡集团首个“长江大保护+清洁能源”项目，也是三峡集团当前装机规模最大的分布式光伏项目。

据介绍，朱家桥污水处理厂承担芜湖市市长江、青弋江、扁担河等流域城市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处理任务，总纳污面积约99平方公里，总处理规模33.5万立方米，服务人口约90万人。

该厂附近，是江东水生态公园。过去，这里是一片污泥滩，以黑臭污水而“扬名”。现如今，这里以新晋网红打卡地闻名：一条多彩的风光带依水就势，浅滩、浮岛高低错落，水杉郁郁葱葱……公园又名朱家桥尾水净化生态湿地公园，承载朱家桥污水处理厂尾水逐级净化功能，目的就是减少入江尾水污染物排放量。

如江东水生态公园一样，江西九江的双溪公园也与污水处理厂“融为一体”：上覆景观公园，下“隐”污水处理厂。污水经过处理达标后流入景观河，然后排入十里河，再汇入长江。

在重庆巫山县，船舶废弃物接收处置码头一片繁忙，废物收集船、吸污船、垃圾压缩车等正在处理各港口船舶生活污水、油污、生活垃圾及江上浮漂垃圾。

长江环保集团上游区域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自2018年与重庆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来，三峡集团在雨污管网建设、生态岸线打造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稳固重庆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功能。

从水电领军者到环保“探路人”

安徽芜湖和江西九江同是三峡集团参与共抓长江大保护的首批试点城市。同样的建设项目，被复制、推广到了湖南岳阳、湖北宜昌、重庆广阳岛等地，并根据各地特色进行了创新。这些因“水”而生的项目，是三峡集团与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密切合作、深度参与长江大保护工作的见证。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全长6300公里，长江经济带横跨11省市，人口和GDP占全国“半壁江山”。但长江流域接近30%的重要湖泊已处于富营养化状态。“母亲河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如果长江生态颓势再不逆转，其影响绝不仅是沿岸人民的短期阵痛，而是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峡集团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建设三峡、开发长江”。

进入新时代，三峡集团承担起“管理三峡、保护长江”的历史重担。从“建设”到“管理”，由“开发”而“保护”，两词之异，时势之变，力重千钧。对他们来讲，这是一项既陌生又艰巨的课题。

“做水电，三峡集团是行业龙头。干环保，我们却是行业新兵。”三峡集团副总经理张定明坦言，“这是政治任务，‘国家所盼，地方所急，行业所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时代机遇。”

摒弃“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一场较真碰硬的“绿色变革”，由此开始。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筹安排下，三峡集团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尤其是中游4省多市开展多组多次调研。

问题触目惊心：城镇排水管网等基础设施落后、欠账严重；城镇污水收集率很低，污水直排，污水处理厂低效运行；河湖水倒灌、溢流，雨污错接混接，地下水入渗；厂网分离，产业链片段化、碎片化……

“我们发现某个市的管网17大类22万

个缺陷，混接点1800个。”长江环保集团董事长赵峰介绍，“像北京、上海、深圳管网标准最高的城市，城镇污水管网的覆盖或收集率也就70%，部分沿江城市也就30%左右。”

“黑臭在水里，问题在岸上，关键在管网”“管网不治，一切都白搭”。

于是，三峡集团就以城镇污水治理为切入点，以“流域统筹、区域协调、系统治理、标本兼治”为原则，摒弃“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水逻辑，坚持“厂网一体”“厂网河湖岸一体”的城镇污水处理和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得到国家部委、沿江省市、环保行业的高度认可。

前面提到的江东水生态公园，就是依照自然湖泊湿地而建。“修复了草、鱼、虾、贝和食藻虫等完整的生态链系统，通过水生动物和植物形成共生关系，最终将水体污染物转化成生物蛋白。”黄荣敏说。

仿此思路的还有湖北武汉汤逊湖流域的治理，“我们‘治湖先治湾’，从黑臭水体最为严重的红旗湖入手，精准清淤，再通过引入水草、食藻虫等，重建湖底的生态系统，从根本上治污。”长江环保集团湖北区域公司安全总监邓柏松介绍。

湖南岳阳坐拥163公里长江岸线和60%的洞庭湖水域面积。星罗棋布的水系是岳阳城的“血脉”，血液“淤滞不畅”，长江就会“生病”。在2018年的全国黑臭水体普查中，岳阳有5个湖泊、9条河流、18处塘被列为黑臭水体。三峡集团与岳阳市政府签署共抓长江大保护合作框架协议，三峡集团统一对厂网进行设计、施工和运维，让治污主体从“九龙治水”走向“统一作战”，从根本上解决了水污染问题。

东风湖曾是岳阳城区最大的黑臭水体，如今已呈现出“东风湖水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美景。

做“1+N”里的那个“1”

经过几年整治，越来越多的湖泊、岸线、公园成为网红打卡地。湖南岳阳的君山华龙码头，一度被3

个大砂石堆场粗暴地占据江滩和江面，人称“水中大熊猫”的江豚很长一段时间难觅踪影。如今整治后的码头再现水清岸绿景象，随时可观江豚腾跃。

长江上游第一大江心绿岛——重庆广阳岛，江水怀抱、绿树环绕，岛上风景秀丽、空气清新，目之所及是一片片绿地和稻田，鸳鸯嬉戏溪田间，走进广阳岛，仿佛置身世外桃源。三峡集团正在建设的固废循环系统，帮助实现岛内生活垃圾对环境的零排放；量身定制生态供水方案，实现了污水零排放与回用处理等。

在安徽芜湖，三峡集团参建的十里江湾人民公园已成为一条美丽的城市风景线。

“中央要求三峡集团在长江大保护中发挥骨干主力作用，我们理解，是要起组织、协调、带动、引领作用，这事不能凭一己之力。”赵峰已经体会到“共抓”的涵义，“我们就做‘1+N’的那个‘1’，带动整个行业逐步规范。”

这些年，三峡集团已从环保新兵逐渐成长为行业发展的有生力量，以实绩得到各方的认可好评，全面打开了共抓大保护工作局面。

以聚焦“厂网一体”的治理模式、聚焦价格机制的商业模式、聚焦政企共赢的合作模式、聚焦产业联盟的共建模式等为代表的长江经济带城镇污水治理“三峡模式”，已在长江沿线省市推广复制。

截至今年8月底，三峡集团业务布局已实现长江经济带11省市全覆盖，共抓长江大保护落地投资1805亿元，对应设计污水处理能力1668万吨/日，设计雨污管网长度2.55万公里，设计直接服务城镇面积2.11万平方公里，设计直接服务居民人数2604万人。

三峡集团迎难而上，不仅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而且“长江生态环保”已发展成与“清洁能源”并列的一翼。

“十四五”期间，整个集团的投资大概要有1万亿元，其中一半用在长江大保护上。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做，问题都解决了，长江也就好了。”张定明说。

长江大保护“时间表”

- 2016年3月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定位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 2016年9月
《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长江经济带沿江取水口、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印发
两个文件是长江总体保护的指导性管理规划
- 2017年12月起
开展长江干流岸线保护和利用专项检查行动
摸清了长江干流5711个岸线利用项目基本情况，指导督促各地推进2441个涉嫌违法违规项目的整改
- 2018年9月
国务院发文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
2020年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拯救行动计划，提高中华鲟、长江鲟、长江江豚等珍稀物种及其水域环境监测评估的动态化、网络化、信息化水平
- 2019年1月
《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发布
明确到2020年底，长江流域水质优良的国控断面比例达到85%以上，丧失使用功能（劣于Ⅴ类）的国控断面比例低于2%
- 2019年12月
长江大数据中心正式上线
这是长江勘测设计行业建立的首个共享的水利大数据中心
- 2019年12月
生态环境部完成长江入河排污口现场排查
全面掌握长江入河排污口情况，为开展排污口监测、溯源和有效治理，加快形成权责清晰、监控到位、管理规范、管理规范的长江入河排污口管理体系奠定基础
- 2019年1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长江保护法草案
把保护长江母亲河纳入法治轨道
- 2020年1月
长江重点水域开启常年禁捕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
- 2020年3月
三部门联合维护长江河道采砂管理秩序
严打非法采砂行为
- 2020年4月
完善污水处理收费机制
推动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和绿色发展
- 2020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通过，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第一部流域专门法律，旨在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本报记者 康朴整理)



▲整治后的安徽省芜湖市十里江湾已成为当地一道美丽风景线。三峡集团供图

►今年4月，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护渔队船舶在长江三峡西陵峡上游峡口水域巡护。郑家裕摄（人民视觉）



交出一份保护长江的优异答卷

张一琪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中国古代汉乐府中的这首诗，描写了江南美好的生态环境，江南美景，鱼米之乡，无数人心向往之。这一切都源于“母亲河”长江。绵延不息的长江冲刷出一片又一片沃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民。

但近几十年来，长江“病了”。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农业面源污染、化工污染、船舶污染、尾矿库污染……大量且复杂的污染源使长江水质逐渐变差、生态环境恶化。我们的“母亲河”必须要在大力气保护了！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一思想的提出，为长江大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出台，为保护提供了法治保障。从2020年1月1日起，长江开始实施十年禁渔计划。长江沿岸各省纷纷拿出务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全力

行动起来去保护“母亲河”，为她“治病”。人们欣喜地看到，这些政策举措正在不断落地落实，各地对长江的保护意识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资金、技术投入到保护行动中，许多项目开始实施，并取得一定成效。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长江的保护，我们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需要的工作还有很多。

要加强立法规划、加大执法力度，保证各项措施顺利实施。如今，对长江的保护已经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尤其是禁渔实施之后，各省份不断加大执法力度。要保持这样的态势，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去做好长江保护的各项工作。国家层面的立法基本完成，各地也要因地制宜及时跟进，针对各自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保护长江不能只靠政府层面的不断投入，还要吸引社会资本加入，成为有益补充。涉及保护的许多项目，完全可以吸引社会资本来参与，比如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许多社会资本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这些资本和技术完全可以加入到长江保护之中，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为保护长江“母亲河”做贡献。

长江沿岸的居民也是保护长江的主体，一些人更是世代依靠长江而生活。就以禁渔为例，据统计，长江十年禁渔，共计退捕上岸渔民11.1万艘，涉及渔民23.1万人。为了长江的未来，很多人作出了牺牲，应千方百计地为这些居民解决困难，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让他们的生活更有奔头。

此外，还要加大宣传力度，帮助更多人树立保护长江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保护长江的氛围。

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母亲河的“病”一定会被根治。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都已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保护长江的意识不断增强，行动力度不断增大，随之而来的成效逐渐显现。相信沿着现在的保护思路坚持下去，假以时日，我们一定能交出一份保护长江的优异答卷。

品牌论